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刑賞忠厚之至論

重巽以申命論

孔子從先進論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

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  
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于  
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  
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於  
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  
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旣衰諸侯  
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旣無以相過則智勝  
而已矣智旣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  
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  
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  
所行之策常出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旣平  
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

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  
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  
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

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

叔孫通傳云漢已非天下羣臣爭功或拔劍擊柱通欲

與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爲之通使召魯諸生三十

餘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絳繡野服外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朝十月遂設九賓以次奉賀竟朝置酒無敢

灌樽失禮者遂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

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

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

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

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事見公宋襄公論注此以五穀伐病者也

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秦紀三十二年始皇

建北邊廬生入海選因奏錄圖書曰三秦昔胡也始皇  
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延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  
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  
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  
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  
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  
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  
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  
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

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飾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

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

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佩內則曰子事父母左右

揖謂拾也。言可以擇也。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

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

甘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

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

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娶妻

行告廟之禮。妻則否。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禮弓云夫晝居於

禮妻則否。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

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

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饗飲食之節。足非

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

之傳命

周禮司儀注云饋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情也禮記聘義云介

如而傳命君子於其所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

尊不敬質敬之至也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

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

憂焉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

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

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

故受之以賁盡矣

### 刑賞忠厚之至論

孔安國注罪疑惟輕功疑惟

厚之至公墓誌云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

考試凡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文

之傳聖命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

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疑多士疑曾

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誅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周本紀云昭王南巡卒於江上立昭王五十矣王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前漢馮野王傳云京兆尹王章譏王鳳專權厲野王代風章既坐誅野王懼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詔醫茶風風術史効奏之世欽時在鳳堂刑奏訊於鳳寫野王言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云著今傳曰賞疑從子所以廣恩罰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關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甚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  
違關疑從去之意當堯之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殺之三堯曰宥之之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  
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  
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  
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  
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  
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  
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  
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  
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  
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

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

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

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

祉亂瘼遘已君子如怒亂瘼遘沮此言詩注云遘疾沮

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祉福也福者福也夫君子

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之已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

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

罰亦忠厚之至也穎濱嘗語陳天倪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父曰如汝作刑賞忠厚論子瞻曰改在場屋得一論題時即

未嘗學為政也奈何伯父曰改在場屋得一論題時即

有義置方政下手矣了而後行無有錯也至今以此言

為家法伯父即提刑渙字文南者事見語錄也嘗為

師友跋紀云頃應進士舉到省時劄公以翰林學士知

言東坡公頃應進士舉到省時劄公以翰林學士知

得其論與策二卷真本論即刑賞忠厚之至也九三

起莖雖葉亦結塗注之其體如此論卷輒爲道人樂  
冲所籀今辨存惟葉葉豐甫欲詳於官以取之云

重巽以申命論

時赴

御試

昔聖人之作易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

說卦云巽爲風

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

說卦云巽爲木

以其仁

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則巽之道備矣聖人以謂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求而得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肅大而

鼓乎泰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窹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巽之彖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王弼注云之庚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直不可肆也故先庚三日令著之後庚申三日然後誅而無咎矣甲庚皆申命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謂甲庚皆所以也謂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說者謂甲庚皆所以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

申命而先後者叮嚀重複之意也。聖人閱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如此之謹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向風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曰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論

公墓誌云治平二年自鳳翔府判官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

在滿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徵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聊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二論即此篇與春秋定天下之邪正是也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

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  
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強其國者也是三  
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  
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  
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  
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  
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  
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戰國策馬  
忌曰伊尹  
名員鼎而受三干湯姓君子疾之管仲見威公於纍囚之中  
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國語威公自莒反於  
齊聽鮑叔之言請管  
仲於魯魯莊公使東縛以予齊使威公親逆之干弼與  
之坐而問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  
國未安請修善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威公問以征伐  
之說管仲請擇天下之淫亂者先征之於是一戰師服

三十一國遂請伐楚北伐山管仲度威公足以霸度其

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

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商鞅

鞅自衛西入秦因龐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鞅

語事良父孝公時睡弗舉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

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責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其志不聞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

而未中言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鞅復請見孝

公善之而未用也鞅曰吾從公道而未有也鞅復請見孝

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其甚矣鞅之懷詠挾術以欺

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

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既

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

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孝公卒秦

應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

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



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  
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  
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  
於少貶而其漸必至於陵遲而大壞也孔子絕禮於陳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  
及農能稼不必能穡君子能修其道而記之不必其  
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見家語在厄篇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  
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  
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  
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  
聖人也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  
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  
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

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  
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君子之得其  
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  
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  
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  
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  
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  
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  
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  
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  
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  
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為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

秋

此語見苑籟穀梁傳序

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

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

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

位至以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

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

不治其他

家語觀周篇云孔子少而好禮與南宮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以之出入

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之莫能用也退而治

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為不得親見於

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為

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

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史公本傳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之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允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

此春秋之所以可嘖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荀春秋不爲正之則此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事在宋襄公論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君存不能正其過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左傳傳公九年公初晉獻公以是蒐諸狐尊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奔齊齊公疾荀息曰及里公殺奚子荀息將死之入曰不立卓子而執之荀息立公子荀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

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

左

傳傳公十年經書晉  
克滅其君卓及其大

夫荀

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

可名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嶽縣主簿巨郎 晬

上進

程試

秘閣論

嘉祐六年命翰林李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敞權御史中丞王疇知制誥王安石就秘閣考試制科奎等上

王介蘇試蘇轍論各六首即此是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劉愷丁鴻執賢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既醉備五福論

形勢不如德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出公羊傳注公墓詩去秘閣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

不工公始具草文護繁然時以爲難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

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錄戎

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公羊傳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何休曰九書會者惡其虛內

務持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曾明當先自詳正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畧外也王若不夫天下之至嚴而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

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九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

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

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如宋衛陳鄭之屬其書州書國書皆齊晉相與之國

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

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如崇如介人如江黃之屬皆秦楚相與之國

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

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

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

也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如秦穆公楚文王之流是秦楚亦未至

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

與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如書齊威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戰之類

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放之如齊威王則師曰王狩之類

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

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

後進如荆之入蔡伐鄭則以州於來聘則曰荆人焉所謂善累而後進者類此有惡則略

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商人其君不錄者類此是非

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一日

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

賤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賤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狄之不可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被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出論語注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

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義與信注曰禮成德何用李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以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於尊卑者安於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開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

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劉愷丁鴻執賢論

出後漢劉丁本傳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予我君子不取我可以與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諒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遜其弟荆而詔聽之

後漢劉般傳

去般字伯與

宣帝之元孫也

永平元年

封居巢侯

般卒子愷當襲般爵

遜與弟憲道逃避封

與弟憲道逃避封

與弟憲道逃避封

父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力言其謙遜之美，宜蒙矜宥。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殷嗣子愷，當襲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道。亡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此。乃召愷拜爲郎。」  
亦以陽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馮乃就封。後漢丁鴻傳：馮父繡，建武元年以功封定陵新安鄉侯。幼徙封陵陽侯，初繡卒，鴻當襲爵封上書遜國於盛，不報。既葬，乃留書與盛，挂續經於家，而逃鴻遇於東海陽。鮑駿同事，巨菜甚相友善，及鴻伯夷，吳札亂，世從權，故在申不識駿，乃止而責之，曰：「昔伯夷、吳事，今子以兄弟得申其志，駿乃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戚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馮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遜也，故太伯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

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遜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  
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  
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范曄論曰孔子曰太伯  
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貧夫無播夫有立志若乃  
太伯也天伯而連周伯夷伯夷率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  
風也其名伯而連周伯夷伯夷率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  
節不亦博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以動天下之方  
義者立行非獨善其身以創天下之忠美乎何者言之  
所開塞可無謹哉原身以創天下之忠美乎何者言之  
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荆及鳳故范曄併及之而其  
云邳邳嘗遜國於異母弟荆及鳳故范曄併及之而其  
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  
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  
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  
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



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  
知二子所自致耶將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  
之其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  
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史記吳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  
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王而伯夷將以訓  
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而伯夷將以訓  
天下之遜史記伯夷傳太伯夷叔齊遜伯夷之二子也  
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及父卒叔齊遜伯夷之二子也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  
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遜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  
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  
爲是非常之行者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  
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威靈之世士皆反道

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  
侯遜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元成傳去初元成  
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惠不肯言  
於賢門下生等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  
元成為後賢薨元成即陽為病狂不應召欲遜爵以避  
元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勸奏之有詔勿引拜  
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高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  
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  
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出前漢禮樂志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  
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嘆  
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  
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視其所安

者而爲之節丈九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  
 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  
 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  
 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  
 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  
 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  
 之說周禮冬官司考工人記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九尺周人  
 堂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令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明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感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五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安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制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文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曰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存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其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廟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並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不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以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爲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常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數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也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此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二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家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郊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廟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之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說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所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以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其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德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而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同則大春尺之進東西九屋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元禮記月

紛紜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  
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議之太甚之過也夫禮  
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  
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善  
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  
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  
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  
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掉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  
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  
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

禮樂志去董仲舒對策有  
更化之說是時上方征討  
禮化之說是時上方征討  
說上宜與碑雍設座  
說上宜與碑雍設座  
說上宜與碑雍設座

四夷不服禮文之事至成帝時健爲群於水濱得古磬  
十六故議者以爲善祥刻向因是說上宜與碑雍設座

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遂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

建此講因有筆削之說音代作律謝皋蘇而制令亟易出後漢曹褒傳論皋即

之詞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

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

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

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

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

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

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既醉備五福論出毛詩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  
以其功興而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

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  
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  
富貴安逸者九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  
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  
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九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  
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怵耳聽  
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  
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  
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  
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  
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  
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行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

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  
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  
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  
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  
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  
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猷者攸好德也  
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九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  
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  
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  
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借老副笄六珈君子借  
能與君子俱者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右夫人之  
首飾編髮爲之笄笄并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

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

師南山注去赫二顯盛貌

氏爲太師具俱瞻視也此言尹氏居其頌美是人也

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其頌美是人也

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

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

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有德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朱芾朱芾也朱芾也

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

疾視而不能平治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

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

謂知本矣

形勢不如德論

出史記吳起傳太史公贊曰起

於楚以刻暴少

恩士其難惑夫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

如德也而吳起亦去在德不在險史記吳起傳起與武

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強

之以仁義為本史記漢諸侯年表序去臣遷謹紀高祖

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

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九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

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

微且危也相湏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

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

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

不返則為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危謀傍徨四

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

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

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

固晉史劉頌傳去頌爲淮南相當武帝時在此以人爲

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

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

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

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

詐囚其君如囚楚懷王之類虜其將如虜公子然後僅得之今

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

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

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荅功

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  
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  
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荀子天論篇曰天有其時地  
能參舍其所謂參而領其所參則或矣文選陸士衡辨  
士論曰吳之興也參而由焉荀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  
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  
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  
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  
勢不如德之明効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  
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暉

上進

論

續楚語論

續朋黨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思治論

續楚語論

屈語中  
有楚語

屈到嗜芰

韋昭注云屈到楚鄉屈  
者謂宗人也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

之

曰祭我必以芰及祥也

宗老將薦芰

屈建命去之

屈建到之

君子曰違而道

見楚語唐柳宗

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

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

柳文  
非屈

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父之義不為  
也也苟薦其羊續而進其於盡是固不為非也之言蓋  
也曰思其所嘗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為道  
也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  
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叮嚀之言棄而不用  
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  
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書公薨于路寢杜預注云  
路寢正寢也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左傳哀公十五年  
太子蒯聵之難乃入太子使石乞孟釐敲子路以啓手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脫孟釐敲子路以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  
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  
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  
學禮於仲尼左傳昭公七年九月孟僖子將死召其大

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大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誰與何尼於

夫子使事之而卒禮焉以定其位故孟益子尚宮飲

何忌即孟懿子皆魯子之管子病勸威公去三孺夫

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

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

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屈到即若敖氏之後國語云屈

木曰不然夫子欲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身爲

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

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

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外云齊之

思其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替嗜羊

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

執母之器

玉集云及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

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  
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  
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  
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  
之中爲不仁之甚也禮弓云曾子寢疾病果正子春坐  
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聞之矍然曰呼曰華而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華矣不可以及幸而至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我也不如被君子之愛人也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而沒中行偃死視不可含於宋下曾元曾申坐於足重子思  
范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

如河乃瞑

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病二月甲寅卒而如

猶視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旆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羨之爲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

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

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

左傳襄公

云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細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孟孫死日矣无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

父命藥石也哉

### 續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

歐陽文忠公五

代史唐六臣傳後云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



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

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歷田季之黨也歷數

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田氏自景公以來擅權用事及

簡公立寵闕山使為政欲盡逐田氏庚辰田常執簡公

于徐州尹午遂弒簡公魯昭公伐季氏平子清以五乘

亡非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父矣為徒者數

衆將合謀非聽尚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卒於乾侯乃

立定公定公卒乃立哀公哀公患三家將欲因諸侯以

劫之後三家攻公公遂奔衛復如鄒越卒于有山氏並

見左傳及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

後漢成靈之際諸常侍擅權恣橫凡天下知名之士皆

目之為黨人髮如大獄至禁錮五族中平元年黃巾賊

乃大赦之凡黨事始自日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見黨錮傳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唐白馬之禍

也唐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朱全忠欲以嬖吏張

一身之事哉初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

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

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是歲四月裴

出西北幸相柳璩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柳等皆以无罪取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

曰人朝廷爲之一空又李振傳云振嘗率進士咸通乾  
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賜死白馬驛振謂  
梁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而從之忠臣義士斥死無餘  
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相笑而從之

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

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

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

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

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柳宗元傳

云宗元善王叔文韋執誼及得政引內禁道與計事俄

而叔文敗殿邵州刺史不半道服求州司馬劉禹錫傳

云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與之交所言必從及其高

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武陵同焉

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唐史臣贊宗元華曰彼

爲名卿才大夫惜哉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謝謂

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

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杜預注云

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事見襄公二十一年

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

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將嫁女于吳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蕩載欒盈及其土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告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登入絳范宣子用欒王對謀奉公以如固宮欒氏乘此

門范欒氏克之盡以帥卒欒氏退殺欒欒欒欒傷欒盈奔此

殺欒氏之法當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

漢黃霸傳云凡

且苟黜其首惡而賞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

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

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

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

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

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  
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曹參傳參去齊屬蜀其後相曰以齊獄  
市為苛謹勿擾也後相曰治無人於此乎參曰不然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  
先之知此亦度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  
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又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  
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  
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始李德裕之父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  
詆當路條矢政吉甫泣訴於帝帝有司皆得罪遂為怨  
由是牛李之黨更相薦見凡四十年後德裕為先人李  
崖州事見本傳

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  
果不可取也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正統總論上

正統者何取名耶實耶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

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

正統論 見歐陽子

不幸

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決矣正統之爲言猶曰有天下云耳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從而貴之恃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

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  
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  
輕名輕而後實重故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名輕正統  
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漢秦晉隋唐序其可得  
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  
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  
以其道而得之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  
重

正統辨論中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爲霸統之說起於章子

章子名望之字

表民嘗著明統論三篇以辨歐陽子之說其中篇云子  
今分統爲二名曰正統霸統以功德而得天下者其得  
無正統也堯舜夏商周漢唐我宋其君也得天下而  
無功德者強而已矣其得者霸統也秦晉隋其君也

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

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

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章子曰歐陽未叔王統論與尊異於舊說

者四焉以前世謂秦爲閭今較其功業之初宜得三統以陳壽列後三國志鈞爲之傳而魏不立紀以統二方

以朱梁得善而後唐以梁皆魏爲傷梁故今並以王統進之子以謂進秦得矣而未善也進魏梁非也凡爲書

者皆有所補於治亂也秦魏梁於統之得否未有所益焉可惜若進之無以別善惡也是章子未知

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

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

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章子曰魏

不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蜀雖見滅吳最後亡豈能合天下於一哉夫魏雖不能一天

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

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



與之敵者而已

章子曰宋梁狹力以耿君殺其子弟宗

方雖有叢維而莫之

敢取有段其強也今也不統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

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

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

均不臣焉可也今也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

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

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

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

章子曰求叔之進

公得天下者非高以大義者湯武故二帝三上之得

正統者不遠也乃進能篡君者與之同如

賊而與向之嘗為盜者聖人酒焉則以並坐齊齒為耻

矣鄉人與君共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

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

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  
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  
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乎篡君而篡君又惡能恥聖人  
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  
相去未能相遠也章子曰求叔以正統之論蓋於春秋  
之季故引公羊大居正大一統之文  
爲據既曰大居正而又以不正人  
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  
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耶以天下有君爲正耶一身之  
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  
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  
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  
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章子曰求叔直  
謂魏居漢晉之  
間彼皆有統故連魏而卒之也是不難明有白大夫者  
其父百年而死其身五十而死以百方五十則壽爲多

矣他日其子亦百年得以其父子皆壽而謂大夫非短命可乎漢之興也兼天下而有之晉之興也武帝平吳之後中國莫不臣魏之興也兼天下而有之乎中國莫不臣乎此三失也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為姑章子曰今有為人未娶焉謂之姑且也若特以嬖妾寵之為其近尊者目以長妾禮之可也曰姑云者則煎也非正名之道也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妾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說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歐陽子曰正統之卓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以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

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爲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爲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爲無益得之爲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爲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正統辨論下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

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  
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  
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  
其實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  
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則吾以章子  
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  
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如魏受之於漢晉  
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所不得  
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  
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  
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之辨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  
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不得

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生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取已舉其實者之名雖欲復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

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瞍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  
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恠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  
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  
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  
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  
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  
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章子曰天  
堯舜之爲君不在於於已而在於公於天下也相率而尊  
之曰帝堯曰帝舜及夏之興也舜命禹爲司空實率水  
土功无与二舜以天下授之後世以其有所授也故謂  
之夏后氏以其德不及堯舜也故兼商周而號之曰王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取之後世以其取而得之耶故謂  
之商人周人堯舜之德也盛故曰帝夏商周之德也則  
故曰王王之號名美矣因其時代也又爲之別曰夫執  
夏后氏曰商人曰周人古之人輕重人君有是也  
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

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者傷乎名而喪乎寶也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勸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爲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



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大中祥符間建玉清昭應宮及集禧

筆觀又東封泰

錢幣茶鹽之法壤

國朝錢幣茶鹽自張齊資增鑄陳慤立法

山祀汾陰亳社

李榕等議變有變更

加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

游談一作談

而上之所以

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

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

真宗景德元年閏九月契

丹率國入寇大臣寇萊公決策親征駕幸澶淵兵威大振十一月李繼隆等射殺其大將撻覽

延遣曹利用定議於是復通好前漢張騫傳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注云要領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

意趣无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其後重之西羌

之變而邊陲不寧

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

二國益驕

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

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

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

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

真番天之制

唐中罷監當朝臣宰官

官屬

而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

所懼

太祖建隆三年以有司上言即申明考課之法

而

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的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

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

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

不可取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

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

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

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

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

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  
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

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  
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  
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  
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  
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  
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  
成旣成而不失當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  
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

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巧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可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

太公治齊率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

尊太公曰後世復微矣見前漢地理志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

使之也管仲相威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

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讀管子

仲之所施設皆可按見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

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

滅吳如寄諸其隣而取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始

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又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

未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二

十八年夏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莒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吳越春秋越王歸國四年發伐吳范蠡曰未可也

五年而吳王信讒喜屢憎輔遠弼又發伐吳范蠡曰姑

待之六年吳王殺申胥又欲乘其間以伐吳范蠡曰姑

待之七年而吳王國蠶緇乃大率伐吳一戰而敗吳於

蠡曰姑待之至二十年乃戰而敗吳於郟卒以滅吳此

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

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  
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  
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  
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  
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  
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  
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  
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  
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  
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  
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  
下莫敵也劍成而狼突缺折不可用是何也知鑄而不

知取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嬰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初商鞅欲變法，甘龍杜摯皆以爲不便，若凡數千人。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秦之合從先說燕趙，次說韓魏，後說齊楚，遂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事見高紀及信傳，特韓廣據燕，陳餘趙歇據趙。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

田廣據齊，項羽據楚。帝往來滎陽成皋間。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

耿弇

傳介從光武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其未發者定  
張宅於盤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屢索東支張步  
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後奔既破張步帝謂牟曰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吾二誰合有志者事  
竟成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踈也然而  
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  
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  
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  
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年於此矣是何  
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  
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  
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  
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



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  
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有所行者常多故而易  
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  
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  
爲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爲  
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  
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  
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  
之事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從衆者非從  
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  
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  
說者也於吾爲衆於天下爲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衆多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  
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  
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  
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明  
之世之所謂逆衆歛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減任子先是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一請減任子慶曆三年降詔自宰相已下皆行減降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大艾也至加祐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請更定選舉陞補之法知諫院范鎮又申言之自是每歲減入流者无慮三百  
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  
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  
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爲之說曰發之以  
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爲吾國而已  
雖此取契丹可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一